

介亭外集

介亭外集目錄

皖江江濬源岷雨著

卷之一

橫山義田記

臨安建水五次題名碑記

遊燕子洞記

建水張氏歲科試田記

見龍橋記

重修天緣橋記

記鄭節婦胡氏事

重修顯達寺碑記

卷之二

陝西鄉試錄序

重修阿迷州志序

吳氏族譜序

馬山潘氏續修宗譜序

沙橋陳氏宗譜序

橫山支譜序

橫山公譜序

獨秀山房四書文序

獨秀山房四書文續編序

介亭筆記序

居暇邇言序

北上偶錄序

重刻字音正謬序

羅葦塘滇遊詩草序

拔貢生楊涵芬遺文序

募修建水麥冲石橋序

募修臨安楊冲西安橋序

李禹門壽詩序

送臨安敎授杜國英赴選序

遊荊州龍山序

傳贊引

傳贊跋

卷之三

上王韓城師書

上江皖香中丞書

勗戴生書

與袁時亮書

復羅五臺書

復羅覲恩書

與楊蓮舫書

答魏源菴書

與所知書

爲建水縣覆南寧國王書

卷之四

寓言

四維問對

戒貪檄

題濠田壁

覆收繳小錢事宜議

請裁革臨安六行議

卷之五

洪若愚傳

陳安愚先生家傳

贈君洪翁爽亭家傳

趙涵齋傳

趙行山家傳

劉嘯竹家傳

黃玉峯家傳

潘君敬齋家傳

卷之六

包啓堂哀辭

羅葦塘哀辭

皇清誥授榮祿大夫吏部左侍郎南豐譚公墓誌銘

皇清勅授文林郎虹縣李明府墓誌銘

石屏羅孝廉墓誌銘

任母楊太恭人墓誌銘

建水李翁墓誌銘

龍母周孺人墓誌銘

皇清勅贈孺人叔母陳太孺人墓誌銘

傅太君劉淑人墓表

公祭丁芷谿先生文
公祭李惺齋先生文

介亭外集卷之一

皖江江濬源岷雨著

橫山義田記

吾江氏系分鄱陽於明初遷居懷寧橫山之麓聚族
傳代迄今四百有餘年濬源以甲第起家由吏部郎
官出守臨安劇郡荷賴祖宗芘覆罔敢隕越以貽羞
念吾族中子姓日繁生理艱瘁諸有克自成立者勤
務耕讀嗣續家聲固先人之所慰也至不幸遭逢不
偶窮窘無依雖或志節可嘉卒顛蹶於力不從心境

違所願冥冥者之隱痛曷以紓焉茲節縮廉俸仿古
人遺意置爲義田酌其歲入之租以贍吾族人之不
能自給者爰釐次條款刻諸堵碑計吾橫山共祖之
人好善而明大義者亦多矣其尙爲我贊翊行之無
任廢格且以望我同族及我子若孫有勉力詩書致
身通顯者復踵是擴其規模勤其惠恤俾繩繩有繼
敦親睦之誼於無窮不勝翹切延佇之至

臨安建水五次題名碑記

南中人文臨安爲最遡前明以逮我

國朝臨安及建水兩學甲乙科題名之碑歷經四建郡
學櫺星門外嘉靖丁未有推官楊君翱之碑載永樂
辛卯至隆慶庚午凡百有三十三人康熙甲戌有郡
守王君永義之碑載萬厯癸酉至康熙癸酉凡百有
七十八人嗣是建水明倫堂東西屹立兩碑東碑載康
熙丙子至乾隆甲子則督學孫公人龍鐫於乾隆戊
午後復增以二科凡百有八十九人西碑載乾隆丁

卯至乾隆己酉則護守吳君元念鑄於乾隆壬午後復增以十三科凡百有二十人於戲盛矣邇自乾隆壬子甲寅乙卯及嘉慶戊午庚申計歷五科纍纍登進者前碑迄無曠位可書臨安紳士咸曰莫爲礪石而續紀之曷以勸後進於是鳩工有日而以其記來問於予予惟人文與運會相協應開於天而成於人昔王學士奎謂臨安山明水秀胚胎人物精靈蓋蔚起多才天之鍾美於是邦者厚矣加又有師友之淵源足以振發之賢達之風節足以鼓舞而崇興之所

繇騰采擧芳後先相望至今中州士大夫每艷稱其
盛比之鄒魯不虛也然予益厚有屬焉繇茲以往起
家通籍列姓名於是碑者追陪曩哲建白

目時登

殿墀爲文學之臣守疆土懋賢良之績出處進退不愧
科名俾後之人摩挲祗徊有所感發不榮其遭逢之
幸而榮其慶譽之章然後知諸君子是舉之行匪第
觀美一時以誇耀於宗族鄉黨也已是宜記

遊燕子洞記

甲寅初夏予蒞任臨安客於席次每道此邦山川之勝猶吾江南而衡較其尤無若阿迷州西世所稱燕子洞者洞雖由歲之春夏常有元鳥飛集以得名而邱壑開張天然縮結其懸巖怪石磊落玲瓏之狀與其流波時木輝映相鮮能事無從而繪畫時予聞之神往思一覽觀以爲快輒復糾率吏職無因寓跡其間也及秋仲二十有五日行部日則過大屯陟沙坡宿個舊翼日出乍旬倘旬進抵攀枝將循塗而旋署

客於馬上東指雲深煙密之墟顧而言曰斯曩所稱
燕子洞也於是乃與客迂轡往遊踐宿願焉至則綠
崖厯檻穿穴探幽麗景靈光晦靄呈露低徊移晷信
客前言不虛爾俄而遍搜四壁客若有不釋然者曰
以是洞之靈異不位於大江左右借其勝山佳水競
采而爭妍而僻處於斯以致名公鉅卿騷人詞客履
衫罕到題咏甚稀其亦未爲得所也歟子應之曰客
得無誤耶以吾生長江南見如龍眠虎邱平山棲霞
之雄秀四遠遊士接裾聯袂憑眺而嘯歌者墨瀋陳

因如塗塗附鑊形刻貌迴失神奇山靈之厭其喧也
亦甚矣是洞幸而守寂一方自適其適吞吐瀘江之
水昭回甯野之雲縹緲幽間忽忘年歲塵外之揣摩
既鮮本來之面目蓋猶存焉茲亦屬有天緣助之欣
快也而客欲以其所厭易其所欣毋乃未稔山靈之
所以樂而祇貽姍笑已乎客恫恍無辭以復因記而
存之以告後之來遊來歌者無恨其鬱湮處此也

建水張氏歲科試田記

建水介在南服人文稱盛不異於中州論者謂光岳之靈磅礴鬱積而魁奇材德之士多挺生其間也顧竊嘗指事求之其咸能勉力向學交相鼓舞以至於成者則諸君子風勸培養之勤其功不爲細子昔初蒞臨安延問建水紳耆知有所謂鄉會試田者每歎此邦人材輩出爭自濯磨宜不藉是區區然後興起而諸君子猶且借率同志引掖殷拳法甚良而誼甚美凡百寒暑寧不益感而競奮蒸蒸騰躍

昌時哉張生沛者亦向之經理鄉會試田者也一日復
舉其父翁起祚之義事來諭於子曰方生父之逮存
也念建水文生凡遇歲科之試備卷填冊其費用當
亦有自取給焉曾陸續捐置租田積累以至今日通
計三年穀石之入足供兩試卷冊之需業於上屆酌
定規條無論新舊諸生概爲資送顧生父則既歿矣
懼其久而不可爲常也敢丐一言勅之石子聞之而
歎然稱嘆也曰是亦仿鄉會試田之遺意而行焉者
乎然鄉會試田生與闈邑之善士會同而經理之則

衆力之易爲功也而歲科試田之設獨出一家一人
之力專任而不疑且惻惻焉以其繫先緒之所存而
求爲可繼則其能恢廣懿燉施及儒素載德於無窮
洵乎思之所寓者深所期者遠而積善之家之必食
其報益亦不待揣稱而知矣予於事之無關勸戒者
不敢妄爲之說也茲有建於張生之請迺記而歸之

見龍橋記

由臨安治西沿瀘江上游以遡黃龍之渠舊有橋曰
永安橋前明成化時之所建也歷經歲年漸就傾圮
行旅望洋而嘆居民緣岸而咨工浩費繁瞿瞿乎無
能爲役也屢矣洎乎乾隆乙酉郡人謀壘石而新之
而善士張翁勳臣首出白鏹五百爲之倡其時勇於
從義如唐若梁葉春生者皆相率以應顧惟河形寬
衍慮庀材之鉅以艱也因少徙於舊址之下流創基
構造則又以堤虛岸削耗所蓄租日月侵尋其功不

究紹武者張翁之仲子也顧瞻崖畔於心怛怛乃爲
糾約同人敬恢前緒而衆亦感而競勸欣助以貲於
是鳩工於甲寅之春以乙卯之三月竣事論其協力
而底於成則一年之工作也論其繩承而有基弗棄
則三十年之經營也然吾釋是舉惻然念行人之病
涉而輸囊集衆殫歲月以懋功殆於克廣德心無愧
仁人之博愛者耶而其不忘前人未竟之志以期要
之於有終所由激發於孝子之思者愈益有足尙矣
一橋之成而仁人孝子之行備匹夫爲善競於士大

夫是亦足以助教道之流裨益於人心者甚鉅書以
示勸守土者之所欣也至於更其名而曰見龍者則
以龍潭之水瞻之在前云爾無庸鑿爲之說矣

重修天緣橋記

凡建造之有功於人者必依形而立而有形之屬未能逾遠而常存是以前人之所開貴乎後人之克繼然後繩繩不已綿仁人之施濟於無窮臨安城東十里許曰天緣橋者肇建於雍正戊申之歲其時官紳士民協贊交贊總紀綱者若而人治條目者若而人蓋極經營之况瘁用奏厥功歷今七十有餘年絡繹車徒快如所往矣無何嘉慶丁巳夏六月水潦大至而橋解吏人走告子方郵郵乎憂之而郡之善士傅

爲詵蕭紹楊李淮張星南等旋錄曩日紀事之碑以
來諗曰此生輩先人所嘗盡心者也糾衆續修茲何
敢不力予嘉其志亟爲之辭張於衆且分廉飲助藉
釋守土之慚焉已而羣力僉同勤輸廣募庀材鳩匠
奔走偕來始事於二年仲冬訖工於四年季夏計動
役十萬有奇費金四千以上其蜿蜒之狀巍煥之觀
屹然與同緣聯珠相雄峙者規模仍復其舊鞏固有
加於前於是在城文武率諸紳士履橋展祭咸喜以
虔告成功於神明揚懿媿於衆著也顧予周覽迴環

益有不能已於稱歎者每見一人一家之中其祖若父勤勞開創美田宅貽子孫而歷經數傳號稱有後弗棄基者亦鮮矣斯役也推自有之善心嗣前人之令緒其齊志懋功而卒有成也不亦熾乎夫過大族之門者不必窺其蓄藏之美好第觀其墻垣整齊樹木森蔭則其能繼先業而家之必興可知也入君子之鄉者不必問其睦婣任恤之端末第出乎其路而杠梁不廢墜行旅不艱難則其必爲樂郊而世情之遠於涼薄亦可知也予觀是橋之成喜諸善士惠心

有孚後先相競凡所以謀諸朋鄰達於道路者實能
振澆俗而鬯醇風茲不可以無記也因爲書於碑以
貽後之人使無忽忘云

記鄭節婦胡氏事

懷寧鄭君恪存以其族譜所記節婦胡氏事示子求
爲匾額以彰之子覽而慨也曰孰有婦人女子備歷
顛滅不挫其志如是者乎吁亦甚難矣哉於是題曰
柏舟之操俾懸於里門又念其行實之端未宜託之
文字以傳也乃復別爲敘述以告天下之爲人婦而
不幸值數之奇者使有以觀而堅所守焉按譜胡氏
于歸有年其夫材萬爲瘕犬所傷毒發輒噬人人不
能近胡氏獨瘁殫心力宵旦扶持而卒以無害蓋若

有默相之者然及乾隆壬申材萬病歿是時遺一子
乾甫週歲餘五月胡氏亦年纔二十有六孤棲蓬蒿
無擔石之儲蓄庇賴以爲生而乘間以改適愆愆之
者始則誑誘以危辭繼且迫促之形見胡氏因潛負
其子奔母家誓死守無二心然後紛若之徒不敢逼
自是不日不月鋤種山阿苦雨凄風坦無尤怨子乾
亦荷承鞠育成立室家斯其破戚爲歡之候乎然而
旌例久符以貧故不果上請又良可歎矣吾人退居
鄉里觀貞白之節概爲揚厲以文辭亦其職分宜

然而非虛爲喋喋也於是撮而書焉屬恪存鏤之於
額右

重修顯達寺碑記

朝陽門外顯達寺世稱古刹紀事之碑可考也善士
王君聘糾衆力而飭理之於事既竣絨所以重修之
意丐余爲記勒諸石以諭後之繼事於斯者其言曰
是寺肇建久遠前明萬厯己亥又廓大而作典焉於
茲近二百年矣吾儕聚託斯土時和歲熟綿綿承藉
無疵癘天札之患以逮於今倚荷丕庥罔有紀極而
顧瞻三大士跣跡之所棟桷有侈以剝者級磚有泐
以缺者赤白圻鏤之色有漶蝕不可以辨者不克及

今爲工虔理重煥其觀無以昭妙像之莊嚴致歲時
之享祀匪直旣墮思舉賞倍功勞而亦虞後之人追
數吾儕之慢於神而怠於事也於是集衆協謀材費
畢具諏時庀匠來攻來同以某月日會寺齋膳告成
於神席半復起而咨於衆曰功不必有侈於前要其
後之爲可繼吾儕今日得爲者爲之其不及爲者必
將有待也盍求記之以俟乎衆皆唯唯敢緘以請余
讀其言而思之成豈有時者物理之大常也其相尋
於有永不繼以壞者不可得而知也今王君與其同

人好義之勇如此而又靳踵事有增後基弗棄勤勤
焉揭其事而存之以望之將來不可知之人則其志
之樂人同善而所思者遠亦較然明矣余推其事嘉
其志不欲虛所請也因叙次其言使歸而刻焉

子向無紀述禪寺之文是篇作於乾隆戊申應宋
小坡同年屬也脫稿後質之考功諸同事強半虛
加稱贊惟關芝田二兄朗誦數過謂有歐蘇兩家
筆意異於拉雜不成體者茲搜輯舊作適得此稿
則芝田下世忽已八年因錄而存之以寓良友之

思云時嘉慶丁卯上元後二日

介亭外集卷之二

皖江江濬源岷雨著

陝西鄉試錄序

乾隆五十有五年歲紀庚戌恭遇

皇上八旬萬壽

詔於戊申巳酉預行鄉會正科以巳酉庚戌分舉鄉會

恩科本年夏六月禮臣以陝西鄉試請奉

旨命臣江濬源偕司經局洗馬臣周興岱徃典試事伏念

臣江左庸愚學識淺薄由乾隆四十三年進士蒙

分書外集 卷之二
恩分部學習洊陞考功司員外郎夙夜冰兢毫無報稱茲
復恭膺

簡命校士關中榮幸逾涯彌深感悚謹與臣周興岱星馳

抵境如期入闡於時監臨則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臣秦承恩綜理紀綱整飭嚴密協同點名則署陝西

布政使司事按察使臣恩明兼署陝西按察使司事

分守西乾鄜督糧道臣顧長絨提調陝西分巡鳳邠

鹽法道臣王鳳儀監試陝西分巡延榆綏兵備道臣

楊壽楠內監試則西安清軍同知臣歐煥舒敬謹將

事內外肅清乃進陝甘學政翰林院編修臣邱庭滙

所錄士四千餘人扁闈考試臣濬源與臣興岱率同

考官知縣臣陳朝覲臣李景訢臣周宗藩臣徐洪懿

臣王文奎臣周志閻臣杜煥臣徐文博臣李駟臣楊

發浩等齋心被慮通校三塲得士如額擇其文尤雅

者恭呈

御覽臣謹遵例颺言簡端竊惟自古文治極盛賢才衆多

莫如周文王化行岐豐之日臣伏讀雅詩棫樸之首

章發咏薪樵以喻養育人材足以充列於有位至其
四章則推本言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明乎天下
之士躬際德壽之隆懋啟峻良炳蔚文采其鼓盪於
太和元氣中者非人力之所致而自至也欽惟我

國家覃敷文教百四十餘年恭逢我

皇上邇治光昭鴻庥集廣彰俊譽

特賁恩綸海內懷鉛握槧之徒幸生

聖人之時遇

聖人之壽以含咀

聖人之教思於無窮所謂數千載以來未有比倫之嘉會
而秦地又夙爲岐豐文盛之區於易有卦爻於書有
泰誓以下於詩有二南及大小雅周頌其後秉筆以
有言者又往往尊道義而能文章騰實蜚聲卓然有
以自見臣仰荷

恩命與臣興岱及同考官等悉心披校雖不敢謂跋燭焚
膏之所得盡有醇而無疵而夙夜冥摻要期不違乎
先聖賢之大義而止今日之登是選者其益敬體

聖天子壽考作人之至意斯夕懋勉務爲充列有位之髦

士以庶幾械樸薪爇之咏歌進以有德有章而奮爲
國華退以追邇先生而繼其蹤跡是則區區將事之忱

景仰名邦重爲多士最焉者也惟時官斯土者則兵

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陝甘等處地方軍

務兼理糧餉管甘肅巡撫事兼理茶馬臣勒保戶部

尙書暫署陝西巡撫臣覺羅巴延三甘肅等處承宣

布政使司布政使臣福寧甘肅等處提刑按察使司

按察使臣周樽分巡陝西漢興道臣盛時杰分守陝

西潼商兵備道臣德明分巡甘肅平慶道臣法海分

巡甘肅蘭州道

臣

王曾翼分巡甘肅鞏秦階道

臣

李

殿圖分巡甘肅寧夏道

臣

福永分巡甘肅西寧道

臣

蔡廷衡分巡甘肅甘涼道

臣

富巽分巡甘肅安肅道

臣榮德分巡甘肅鎮邈道

臣

鳳翔署西安將軍左翼

副都統

臣

敦倫泰寧夏將軍

臣

旺心班巴爾西安右

翼副都統

臣

阿克棟阿涼州副都統

臣

奇臣寧夏副

都統

臣

達明阿莊浪城守尉

臣

福音保固原提督

臣

王彙甘肅提督

臣

蘇靈安西提督

臣

興奎河州總兵

臣

路超吉延綏總兵

臣

瑪爾洪阿興漢總兵

臣

保興

西寧總兵臣 沐特恩肅州總兵臣 德光涼州總兵臣

巴彥圖寧夏總兵臣 吉蘭泰巴里坤總兵臣 和倫西

安滿洲協領臣 達椿臣 武靈阿臣 永福臣 富森布臣

成明臣 德昌臣 四德臣 伊克京俄涼州滿洲協領臣

花尙阿臣 瑪瑯阿寧夏瑪瑞西安城守營參將臣 廖

文藻例得備書吏部考功司員外郎加一級臣 江濬

源謹序

重修阿迷州志序

子守臨安之明年有續修郡志之議旋調閱阿迷州志乃前牧陳君權於雍正乙卯踵王君民皞康熙甲寅之志綴輯以有成者也後此之事實迄無可稽掩卷低徊益嘗憾焉夫望遠者徒察其貌聽遠者不聞其舒見聞之疑自古嘆之矣以是州涵濡我

國家覃敷之德化由夷進夏民物阜康自前志既成以迨於茲凡六十餘年之累久萬端日起月異歲不同及今博採周詢而故老已鮮有在者求其纂述之詳

確不亦難哉猶復視爲不急之務因循時月聽其逾久而就湮後雖有崇興政教者思從此數十年中考鏡制度沿革之源流勤求今昔之治理以證觀其得失奚所蒐討而信焉其自賢吏之梗概鄉先生之丰采以及學校之人才振奮而有位於時者將近取之以摩厲後進使其聞風而興起其道何由孝子悌弟義夫節婦善士貞女有未獲顯與

旌揚之典而學士大夫亦無出力爲文辭表章之者其又安能有託以不朽也由是觀之志之所繫者重而阿

迷之志宜乎及時而修也其亦審矣山陰張君大鼎
來牧是州匝歲之間刑清政簡民用孚和於是慨然
以州志爲己任廣諏詢之路嚴條類之門言之靳於
不誣傳之務爲可信歷三餘月克蒞厥事而以其序
來請於予竊惟吾徒教民之術多端也建學立師牖
人於詩書絃誦之途以成其才而入於善者其義固
粲然而衆著而是志之及於成也就其大者論之徵
文獻而永其傳則國故存而典章備稽核政事之跡
則仕宦競勸爲循良揚勵其賢者能有以式於

鄉而引之懋惇乎德藝幽潛之光發懿媿之躅彰則
綜所爲鼓舞人心振興民行者於是乎在而不獨天
有道地有財人文物產之有寄爲能勤思纂組稱該
博而耀高明也然則志不專教而教亦孰有深切著
明於斯者歟予喜是志爲郡志之嗚矢曩時之憾得
張君爲我釋之也因叙其有關於教之大者以復而
其餘姑勿詳焉抑是舉也司鐸趙君焯網羅舊聞之
力爲多其誼亦致足尙云

吳氏族譜序

嘉慶癸亥之春予以假旋展祭於茅城橋之祖墓右鄰吳君燦東素心交也忽忽不相見者二十有餘年至是踵門重晤其髮皤然而弟昂之間揖讓進退坦乎若有餘也予覩而敬焉坐談頃時燦東偕其兩弟徹西覲北復起而請曰吾祖自前明初由江西瓦屑壩遷於皖之懷甯迄茲蓋十有三世其間隱見無常亦轉移無定居累久而枝葉寢繁懼推本尋末靡得而詳也及今不可以不譜顧譜之爲義莫系世而從

其序篤本支以遠於媿親睦輯和有繫於此尙爲我
揭而示之予曰凡今著姓之族靡不有譜然能明其
大義者鮮矣君之拳拳及此也眞孝子仁人之用心
乎充乎其言內之尊祖敬宗收族三善賅而存外之
世教用與可以歸迪天下之人心而厚於其本斯亦
何待予爲贊辭也耶顧進而求之竊亦有說焉江南
之聞家吳爲盛自端委啟緒厯數千百載以來英賢
豪俊文德武功之代起未易殫稱茲託處懷寧者繩
承蕃衍累世蔚有人文近若秩山崑山暨盛臣尹臣

諸君子皆能振聲庠序流澤詩書偉然爲鄉邦之望
而燦東昆季上繼先人之序亦復卓乎有立競爽於
時吳氏之門閭殆必大者也其兆有徵矣乃卽承命
爲之序

馬山潘氏續修宗譜序

周官太宰繫邦國之民立爲宗法而以族得民之治較然管攝乎人心其時未始家有譜牒之作也後世宗法旣廢保聚無常源遠流分不復知其本始而惇睦敬讓之意寢以微篤世教者憫焉於是依倣宗伯小史奠繫世之大要家爲譜牒以聯之使一體之親誼足以相維恩足以相屬不至分離乖隔渺焉相視如塗人是豈淺小之效哉懷寧馬山潘氏右族也遠祖形貌疾舒不可縷紀宋季遷自婺源桃溪長子孫

於茲邑者近且五百有餘歲其間奇士杰人之繼起
懿蹤媿節之流傳系次分明歷有成帙至乾隆戊寅
重加纂輯鄉先達若勞湘南丁芷谿蔣漁村諸公後
先序之詳矣嘉慶乙丑其族長復愾乎聚而歎也曰
吾潘氏涵濡

德化之日久自戊寅之譜告竣以來生育蕃滋子姓
駸駸乎增盛續修之任曷可辭維時羣議協同筮期
開局總纂者職其要分司者惟其人始事於乙丑之
夏迨丙寅秋杪迄於成而屬予弁言於篇首予謂崇

起世教之方惟譜牒之感人爲最近茲由潘氏之所
編定者觀之支屬雖繁裔流雖遠而尊尊親親之蓄
念周浹於上治下治旁治之餘追其先以邇乎本之
同可以使人知有孝合其族以綴乎末之異可以使
人知有仁仁孝之教成而人心愈以歸於厚宜其門
祚光大流衍世澤無窮也乃不辭而爲之序

沙橋陳氏宗譜序

自古著望之家世載其德繩繩繼續遞傳於無窮所謂其積厚者其流光自然之符應也顧惟得姓受氏之初未嘗不同庇其根本既而枝葉蔓延於天下岐異其鄉井分營其室家歲時或不相往來欣戚慶唁或不相聞問遲之又久諸如支流之近遠系世之合分以及懿蹤芳躅之尚有畱遺者竟茫然莫尋其顛末後雖有孝子仁人脫乎懷水木之思而其情卒莫由自致亦勢使然也然則凡百有家欲有以申尊祖

敬宗收族之誼揚先德而長子孫舍譜牒其何以哉
懷寧沙橋陳氏其遠祖以黃帝之胄賜姓曰張代有
傳序至漢留侯成佐命功而其世益顯歷晉隋唐宋
不常厥居賢達接踵陳氏之舊帙詳焉彭澤定山之
裔曰富一者於元至正中遷懷寧西鄉卜築沙橋之
坂是爲基祖迨二世三世皆贅於陳乃始以陳爲氏
而祀主書碣則仍祖張而不祖陳蓋亦示不忘所自
出之義爾嘉慶乙丑族長某某等展祭於墓慨然擔
孝敬惇睦之忱也因鳩衆而謀謂吾族之遷斯邑也

四百有餘年矣將以上溯淵源下釐支派明服制厚宗親惟家乘是賴昔我先人嘗有志於此四經編輯而未底於成是非吾儕爲子孫者今日之責與於是羣議咸協以總纂之任屬某以分校之任屬某以齊賞庀匠之任屬某某兩閱歲之間元元本本規模肅而體要明工既藏功諗予爲之序予嘉其克懋人治之大所由展孝思而鬯仁風者於是乎可觀爰次其梗概歸之

橫山支譜序

乾隆三十年春我江氏族尊率衆祀於祠大小咸在
發議曰吾族由江西肇遷懷甯橫山之麓歷世十九
近且四百年追維勝國隆慶己巳溥公實始創修家
譜至萬曆戊午以有鼎公我

朝康熙甲子灑公續之又重增於乙酉至雍正壬子以
有盛公然盛公之譜終以齟齬未就則是由康熙乙
酉以迄於今六十餘年之久吾族曾未有譜也卽今
之不能無感於昔則昔之惓惓於今者何如哉於是

族人唯唯約以某日集祠定議體要唯某裁世系傳
贊唯某輯其飲食楮墨匠氏之賞唯某總顧自開局
以來中更鑿枘需之遲久而後吾支祖子澄公系下
之譜成因以其序命小子濬源濬源不敢辭伏惟譜
之始作也激發於仁人孝子之心而其中抵牾而不
合者或時有焉唯其義之既倡竭志力而善爲之務
有以引翼宗姓崇祖考繫族屬定親疏競勉爲孝慈
義讓惇睦之行使人道於此繇焉而已陋如濬源向
旣未勦斯任兼以俗冗糾紛不得隨時廣論思齊諮

議盡道諸尊拳拳之意以敬諭與吾同祖而未能協
心聯屬者濬源所以常抱憾於斯編也而茲猶誌其
梗概以復吾諸尊非敢妄議也蓋實如古人所謂發
於有感而云然

橫山公譜序

三十年爲一世以著代也自古得姓受氏有郡望之
家族蕃而大其譜牒每歷世而一修傳示子孫繩繩
相繼此乃先正所謂管攝人心之大較乎吾橫山江
氏之有譜也由西江遷皖以來四經纂錄迨乾隆三
十二年丁亥踵行斯舉濟源嘗不揣固陋珥筆襄事
於其間已而服官於

朝領符出守侵尋歲月逾三十年至嘉慶己未諸尊復
有事於續修以書來告謂茲事體大迺孝子慈孫所

宜共肩者也且言丁亥之譜以意見齟齬未能推遠其本異轉弗聯屬其本同族人不能無隱憾久矣頃和衷協議綜橫山之羣萃而處者編而紀之使我江氏屬籍之源流有以覽觀而辨識庶幾杜乖隔分離之弊以相率爲仁孝親睦之行者端在乎是其務爲族人正言提挈無任大義闡鬱而不彰也濬源於時展誦低徊欣然而嘆曰斯誠懿舉乎予向之惓惓致意於諸尊者其不以斯乎茲遠宦南天睽違桑梓未獲從諸尊後分司綴輯少有助於盛事之成可愧也

已要之諸尊之所指稱亦已協於義而能見其大濬
源雖竭思極論詎復毫末有加哉爰敬本來書之言
述合志續修之概緘而覆焉並以屬我同族相與踴
躍葳功昭示後人永念斯舉之善而可守則慶幸當
益何如也望雲遐思不勝虔依矣

獨秀山房四書文序

文章之道通於性命久矣余向所爲四書藝集而成
帙者四百有餘篇中間藏之不謹適爲誰何氏取去
每一念及未嘗不怦怦此心也戊戌假旋頗思綴輯
檢諸敝簾容及同遊得文如千攜以北上舊觀弗復
彌用悵然夫深巖廣谷瑰奇偉麗之物之聚而有也
存乎數焉豈文章亦復如是耶昔之爲誰何氏取去
者旣已不我歸矣茲勵有存者亦極知未足以傳世
而行遠然平生性命之寄徃徃有在於斯退食之餘

點定而編次之雖寸心得失不敢告人要之矜惜之
私於茲益切云爾

獨秀山房四書文續編序

韓昌黎有言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夫昌黎之文約六經之旨起八代之衰而猶自言若此毋乃少方汲汲爲名尙不免趨時有作後乃削而去之不復傳誦於今耶是編爲余肄業書院及應歲科兩試與夫鄉會闈前之作趨時爲務而已矣其小稱吾意者什無五六焉大稱吾意者什無二三焉下筆之慙信有之亦惡能強人之必以爲好哉顧向所爲四書文盡歸散逸自戊戌假

旋後所得搜羅而綴輯者計止四十有餘篇嗣是兒輩往復江鄉又陸續從所故知得此四十餘篇攜來京寓迄今披閱之餘雖若曩時爲之之慙依依在念而原其逸而復得之故要亦由人以爲好而致然也於是點次而彙存焉并私誌其概云

介亭筆記序

吾賦質鈍頑自幼誦古人言不知勉力於聖賢之路
疚尤之積經歲滋多悔不可追疇子恤哉然而猶有
微明尙思自滌茲汎覽儒先之說隨所警發輒綴以
辭鄙近冗繁不暇修飾其有名言格論載在陳編或
見爲繩吾之愆切中情要亦復纂而述之用資省訟
沿襲之病不嫌也匝月之間遽成卷帙因鈔存私塾
庶幾注於目而惕於心且以勗兒輩早自邁征無若
乃父有過時之悔焉幸矣

居暇邇言序

予曩有筆記之語內自省訟兼易兒輩邇征也及嘉慶辛酉大呂之月交卸篆務遵例赴都其間無人事之糾紛者四十有餘日復竊取交翠軒中舊帙紬繹而尋究之凡古人入而窮居出而通顯宦學交遊之大要與吾生平所嘗見聞而懲誌者往往隱證互參有得於心隨注之手昔先正有云其人多暇日者出人不遠予嘗凜凜焉茲棠次所得都八十有九條誠不敢玩日愒時蹈前賢之大戒而纂言矜慎不務詭

奇其不合於古人之訓辭者或亦鮮矣名曰居暇邇
言叙而存焉蓋猶之乎編輯筆記之意也夫

北上偶錄序

嘉慶壬戌初夏予以展

覲入京師歷水陸之程八千有餘里間從流覽之所及感
端觸緒憑臆而有言誠知謏陋不文未能協於體要
然就中取節其足以隔廸人心而不詭於正者亦什
有二三焉茲彙輯成編聊附於過而存之之列用以
識道途之間皆學問有志之士廣見聞而資多益無
往不宜盡心而已癸亥十月望日皖江江濬源岷雨
氏自序

重刻字音正謬序

臨安右族多藏書予於建水副舉傅君巖家得祁陽
伍氏字音正謬上下二卷蓋隨其先中丞公官京師
之日購以南歸者也間嘗出之以示同人共相欣賞
有請於予者曰天下美好可喜之物寶而貴之競與
流耀其光者不知凡幾矣伍氏是編小學入門之圭
臬也顧行之中州滇人未或遍觀而盡識將切切然
固而存之毋乃疑於私乎孰如公之士林之爲善子
唯其言廼於纂刊郡志之暇取元本付之開雕氏鐫

板傳焉循跡而論在文章著望之家學有淵源夫亦何需乎是第邊隅邨塾師弟授受鮮能就正於雅宗以斯示之使皆有所據依渙然知六書之音訓不復承譌踵謬自誤誤人則是舉庶亦不無小補乎工訖因叙重刻之緣起如此云伍氏名澤梁號更齋乾隆丙辰進士楚南祁陽人也

羅葦塘滇遊詩草序

葦塘歿於臨安署齋予既哀其窮於其發視之日約舉志行之概爲之辭以歸之矣先時檢其笥中所有得滇遊詩草一冊當命知書吏錄而藏之還其原本不敢妄有刪潤存其真也已而懼其久且散逸於是又畧爲編次付之剞劂以行世俾觀者知吾亡友窮而工詩亦以寓吾見物思人惓惓之意焉嗚呼葦塘挾持其業悒鬱不得志至經歷險阻遠而爲天末之遊不亦傷乎是編觸景感懷興有偶託不過什之二

二未或遽窺其全也顧惟愁苦之言易好自古然矣
葦塘之來滇也觀山水之峻深愴歲時之流轉憫然
與十有四郡七廳州之士大夫馳驟寒暄之過續形
移態變乍合乍違其胸中牢落悲憤顛倒酣醉蓬勃
不平之氣每有感觸發之於詩固宜幽咽昂藏獨攄
癥結詞多激楚其音動心雖葦塘亦有不自禁者也
而遭遇之概性情之存寧不於斯十八九得歎予悲
葦塘之窮於詩益見乃爲序之如右云

拔貢生楊涵芬遺文序

嘉慶辛酉屆提學拔貢之年建水楊生涵芬由郡廩生與其選壬戌春仲循例赴京師至內邱途次而暴卒時予北上舟抵漢口聞而惻然者久之明歲予返臨安其弟澍芬出其遺文請予評定爲之序嗚呼予忍序生之文乎哉顧輾轉思維又有不忍不序者昔予初莅臨安課崇文書院學徒閱生之文而欣賞焉及生來謁挹其丰采聽其語言又知生之所以求自成者翹然異於儕衆焉繼是守土八年之間生時就

質郡齋隴然無所問其文亦日益加進無以測量其所歸然而歲科試屢冠其曹鄉試輒連遭擯棄而不售予壹不知冥冥者之於生意竟何如也方且於接見之頃殷爲慰勉謂英挺不羣之才厚其養而遲其發自古多有之生年正盛強暫不得志於時亦奚憾已而肩隨入貢於

朝矣其知生者以爲稱生之材品而觀猶是遇合之小小者爾顧登進有階在此行也孰意又復不永其年而遽止於此命也如之何予念斯人蚤亡不卒食文章

之報爲黥次其遺篇之最者如于首歸於其弟使無
淹沒而不傳而追邇曩疇益有愴怳不能已者矣

募修建水麥沖石橋序

鄉里興造之不能已者惟好善之君子勇爲之亦惟
一二好善之君子倡而先之衆君子踵而繼之然後
心不牽於獨力之難事克振於羣情之奮而與人同
善之舉可以及時而經始不日而觀成臨安東南五
十里而近日麥沖者地當開廣孔道上引牛白他腊
及歛頭山之水邇迤而過注於盤江舊有木橋二不
知建自何時每遇大雨時行水漲而橋解徒輿往來
病涉者衆矣茲郡中人士謀易之以石懼其工浩而

費繁也乃請予爲言以告同人之有志於善者予唯
諸君子是役之興其心仁心也其事義事也而其進
而爲是請者廣同人之仁以爲仁則其心未有不能
慊集同人之義以爲義則其事未有不能終也予承
乏此邦於善之已著者必思所以揚之於善之將行
者必思所以勸之非唯循吾職分所當爲抑亦返之
與人爲善之素衷有不能不望之惓惓者爾知臨安

府事江濬源序

募建臨安楊冲西安橋序

記曰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川有大有小行旅過而涉者大川用舟楫小川資杠梁地勢使然不得已者也臨安郡城重山環繞自郭西演漾而東之河三中河曰瀘江左右象冲楊冲二河之水皆旁注瀘江以匯歸巖洞而橋之構建於其際者規模各具葢屹乎可觀也顧瀘江及象冲之橋向俱贅之以石其爲費也鉅其爲體也堅其爲功也博厚而悠遠唯楊冲舊有木橋至嘉慶五年雨淫堤潰板架蕩

析而不留旅人臨流嘆嗟四年於此矣郡之紳衿父
老感而協議曰樹木之易頽不如礪石之永固也求
所以善其倡而已一人之慮始不如衆力之圖終也
求所以廣其助而已且人之好善誰不如我而謂善
與人同非吾儕所宜交相勸勉者哉予聞而避之名
其橋曰西安將爲一方誌安瀾之慶並以示觀成不
日而旅人之出於其路者亦咸得所安也因叙之以
爲好善諸君子告焉

李禹門壽詩序

雅歌南山有臺之詩五章稱壽者三頌德者再其廣
遂之辭復推大而祝之曰樂只君子保艾而後後謂
後人也保安也艾養也言茂德不已之君子宜身享
其壽而又因以安養後之人所以誌慶必有餘綿延
靡窮之報也李君禹門爲楚北鍾祥右族抱負經世
之略遨遊於瀕南予守臨安聘入幕席者逾三年其
體性甚仁其持躬甚敬其與人甚忠以和以嘉慶二
年九月十有五日值六十覽揆之辰時署中諸君子

暨郡紳士之能詩者十數人咸謀所以壽李君有起
而言者曰李君曩時夢叶熊羆與唐元微之生道保
之年遙相符合迄今筵開週甲膝繞佳兒如翠竹碧
梧依庭竦峙撫摩顧愛其樂何如介壽者辭必指所
之則盍推本以侑乎於是僉曰唯唯乃遂裁楮爲詩
各能具體而予隨任之子四及姪一孫一亦皆追陪
而獻言焉蓋稱引酬唱類髣髴乎南山詩人之詠歌
而拳拳保艾之思情深義協洵乎敷陳摯切要於盛
德之所同焉者矣茲裒各體之詩彙繕成冊予爲搨

所以致侑之梗概弁言於其端雖極慙慙不文亦竊
自儻於主人尊賓之數願由今以往躋於大年裕後
昆而世載其德庶幾燕翼詒謀之矢詠繼臺萊枸楨
而次第陳之是則予之永以爲君壽者也請叙其崖
略以俟焉可乎

送臨安教授杜國英赴選序

維正印肩地方重任與民最親者曰縣令令之職艱乎其無忤容哉晉寧杜君由乾隆辛卯孝廉權鐸河西陞任臨安教授與予朝夕接者幾及三年文名擅滇雲而通曉時務其才足爲世用不卒老於寒鴛也羣推許之矣日吏部咨取赴選而爲令交遊之士咸欣喜詣賀而君自奉檄以來顧悚然有不遑安者曰官最難爲莫如令吾滋懼焉予於是不惟重君之才而又以見君之必能善用其才也學師閒冷官爾凡

人之情方其寂寥無事聽覩有事者之堂擊鼓鳴金
吏卒羅列傳呼出入戒道辟人輒歆慕嘆嗟希一有
於其身以爲快者比肩而交踵亦曾不量其才之實
堪任此否也以君之練達純明出司民社展布四體
裕如矣然且意深自下惕乎念縣令之難爲如是見
以爲難則易者將至卽惡在不可用有爲之才以善
其所爲耶君往哉佇見居親民之地蚤作夜思求利
疾之實而興革宜之清慎勤之三箴其庶無忤茲酌
酒爲別乃列叙其概以比附於仁人贈言之義且爲

紀循吏者引其端焉

遊荊州龍山序

習人祖尙元風放浪形骸禮法蕩廢之日久天下卒趨壞敗不可復支君子論及士大夫倡導之愆有餘恨焉昔桓溫之在荊州也方重九日同其參佐孟嘉輩宴於城西龍山風吹落嘉帽而嘉不之覺也溫命孫盛作文嘲嘉嘉卽答之其文甚美竊意佳節公宴禮數雖寬宜亦少有崖岸且考是日與宴諸人皆服戎服鞞鞞嚴整帽奚落而不知而嘉遽若是毋亦放浪無禮之徒而已顧當日酣醉嬉笑競鬥文辭而後

人亦遂傳爲一時勝概相與名其臺曰落帽誌其亭
曰解嘲歌咏歔歔神隨以往直若龍山以此宴重增
光耀惟恨風流旣逸不獲躬逢也茲非爭逐頽波助
狂瀾而速之奔注者歟甲寅之歲予至荊州登龍山
覽其峯巒秀絕蜿蜒邈迤洵足稱郢都西隅之勝及
觀羣公題咏四壁紛鐫自健爲李觀察拔一詩而外
無不艷稱落帽之事並有甚羨宣武思企後塵者是
以叙之如此使吾徒咸知懷古據情義關勸戒慎有
感發是爲得之或曰桓溫異時凌轢朝端同官遙拜

平日勢焰概可揣知嘉適羈於幕府欲去未能聊且
睥睨其間以示赫赫之威不足震懼倘亦有王景略
捫蝨之風乎是說也余俟備稽端末云

傳贊引

家譜之有傳贊與國史同而紀述之體異曷異乎爾
國史明行事之得失以別其人之邪正賢不肖宜若
淄澠然家譜惟載先世之懿言芳躅以示子孫俾無
忽忘於義稱美不稱惡如是而已或曰斯以勸善似
矣於懲惡何居予曰觀吾傳贊者其能樹立者耶則
固將彷彿於所載之崖略蚤作夜思慕某人倣某事
翼翼勤勤矣而彼閑檢不飭之徒如亦能對照反求
內自省惕曰危哉嚴矣如是則紀不如是當世不齒

至於後世猶滋恥必更有面慙耳熱徬徨宵旦而不
寧者茲勸也茲其所以懲歟或無以訛予言也因書
以爲傳贊引

傳贊跋

右傳六十有六贊三十勒爲二冊起朝四公訖世德
公凡十一派本伯溥東鼎世灝三公之舊藁哀而成
之事無增損文有僭焉曰原輯者示有據依不敢沒
也其守汝嘉三派則得於後嗣之省記及摺紳嫻友
所嘗具狀叙傳者彙纂就鐫別曰新增用附三公遺
編之後伏惟濬源未嘗學問兼以私事牽擾脫藁蒼
黃亦極知駁駘紛繁無所逃議然先世懿言芳躅之
大概粗具於斯繼自今有孝子慈孫能爲文詞者感

懷舊德矢念重修庶亦以予綴輯之辭爲先助而廣
續傳之是則私衷耿耿遙冀者爾